



列傳第二十二

北史三十四

游雅

從祖弟
明根

高閭

趙逸

兄子琰

胡叟

胡方回

張湛

段承根

胡宗

闕駟

劉延明

趙柔

索敞

宋繇曾孫游道

江式

游雅字伯度小名黃頭廣平任人也太武時與勃海高允等俱知名徵拜中書博士後使宋授散騎侍郎賜爵廣平子稍遷太子少傅領禁兵進爵為侯受詔與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出為東雍州刺史假梁郡公在任廉白甚有惠政徵為祕書監委以國史之任竟無所成雅性剛鯁好自矜誕凌獵人物高允重雅文學而雅輕允才允

柔寬不以為恨允將婚于邢氏雅勸允娶其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邢不勝廣平游人自棄伯度我自敬黃頭其貴已賤人皆此類也允著徵士頌殊重雅雅因議論長短恣儒者陳音遂陷音至族議者深責之卒贈相州刺史諡曰宣侯

明根字志遠雅從祖弟也祖解慕容熙樂浪太守父幼馮跋假廣平太守明根幼年遭亂為櫟陽王氏奴主使牧羊明根以飛翫盡情人書字路邊書地學之長安鎮將竇瑾見之呼問知其姓名乃告游雅雅使人贖之教書年十六辭雅歸鄉里於白渠坎為窟讀書積歲雅稱薦之太武擢為

中書學生性寡欲綜習經史文成踐阼爲都曹主書帝以其敬慎每嗟美之假員外散騎常侍安樂侯使宋宋孝武稱其長者迎送禮加常使獻文時累遷東兗州刺史封新泰侯爲政清平孝文時爲儀曹長清約恭謹號爲稱職歷儀曹尚書加散騎常侍遷天鴻臚卿河南王幹師尚書如故隨例降侯爲伯又參定律令屢進讜言明根以年踰七十表求致仕優詔許之引入陳謝悲不自勝帝言別殷勤仍爲流涕賜青紗單衣委貌冠被褥錦袍等物其年以司徒尉元爲三老明根爲五更行禮辟雍賜步挽一乘給上卿祿供食之味太官就第月送以定律令賜布帛等歸本郡又賜安車兩馬帷帳被褥車駕辛卯明根朝于行宮優詔賜以穀帛救太官備送珍羞爲造甲第國有大事恒璽書訪之舊疾發動手詔問疾太醫送藥卒於家宣武平祭贈贈甚厚贈光祿大夫金章紫綬謚靖侯明根歷官內外五十餘年處身以仁和接物以禮讓時論貴之孝文初明根與高閭以儒老學業特被禮遇公私出入每相追隨而閭以才筆時侮明根世號高游焉子肇龍字伯始孝文賜名焉博綜經史孝文初爲內祕書侍御中散稍遷典命中大夫車駕南伐肇表諫不納尋遷太子中庶子肇謙素敦重文雅見任以父老求解官扶持孝文欲令祿養出爲本

州南安王禎鎮北府長史帶魏郡太守王薨復爲高陽王
鎮北府長史太守如故爲政清簡加以匡贊歷佐二王
其不盡績以父憂解任復授黃門侍郎兼侍中爲畿內大
使黜陟善惡賞罰分明歷太府廷尉卿兼御史中尉黃門
如故雀儒者動存名教直繩所舉莫非傷風敗俗持法仁
平斷獄務於矜恕尚書令高肇宣武之舅百寮慄慄以肇
名與已同欲令改易肇以孝文所賜執志不許高肇甚銜
之宣武嘉其剛梗盧昶之在胸山也肇諫曰胸山豈爾僻
在海濱於我非急於賊爲利如聞賊將屢以宿豫求易胸
山持此無用之地復彼舊有之疆兵役時解其利爲大帝
將從之尋而昶敗遷侍中梁軍主徐玄明斬其青冀二州
刺史張穆首以郁州內附朝議遣兵赴援肇表以爲不宜
勞師爭海島之地帝不納及大將軍高肇伐蜀肇又陳願
俟後圖又不納明帝即位遷中書令相州刺史有惠政再
遷尚書右僕射肇於吏事斷決不速主者諮呈反覆至於
再三必窮其理然後下筆雖寵勢干請終無迴撓方正之
操時人服之及元乂廢靈太后將害太傅清河王懌乃集
公卿會議其事於時羣官莫不失色順旨肇獨抗言以爲
不可終不下署卒謚文貞公肇外寬柔內剛直耽好經傳
手不釋書善周易毛詩尤精三禮爲易集解撰冠婚儀白

珪論詩賦表啓凡七十五篇謙廉不競曾撰儒基以表其志清貧實欲資仰俸祿而已爲廷尉時宣武嘗赦肇有所降恕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可令臣曲筆也其執意如此及明帝初近侍羣官預在奉迎者自侍中崔光以下竝加封封肇文安縣侯肇獨曰子龍受位今古之常因此獲封何以自處固辭不應論者高之子祥字宗良頗有才學襲爵新泰伯位國子博士領尚書郎中明帝以肇昔辭文安之封復欲封祥祥守其父志卒不受又追論肇前議清河守正不屈乃封祥高邑縣侯卒贈給事黃門侍郎幽州刺史謚曰文

閻字閻士漁陽雍奴人也五世祖原晉安北將軍上谷太守關中侯有碑在薊中祖雅少有令名位州別駕父洪字季願位陳留王從事中郎閻貴乃贈幽州刺史固安貞子閻早孤少好學博綜經史下筆成章少爲車子送相至平城脩刺詣崔浩浩與語竒之使爲謝中書監表明日浩歷祖車過駐馬呼閻諸車子皆驚閻本名驢浩乃改爲閻而字焉由是知名和平末爲中書侍郎文成崩乙渾擅權內外危懼文明太后臨朝誅渾割閻與中書令高允入禁中參決大政賜爵安樂子與鎮南大將軍尉元南赴徐州以功進爵爲侯獻文即位徙崇光宮閻表上至德頌高允

以間文章富逸舉以自代遂爲獻文所知參論政事永明
初爲中書令給事中委以機密文明太后甚重閭詔令書
檄碑銘贊頌皆其文也太和二年出師討淮北閭表諫陳
四疑請時速返旆文明太后曰六軍電發有若摧朽何慮
四難也遷尚書中書監淮南王他奏求依舊斷祿閭表以
爲若不班祿則貪者肆其姦情清者不能自保詔從閭議
孝文又引見王公以下於皇信堂令辯忠佞閭曰佞者飾
知以行事忠者發心以附道譬如玉石皦然可知帝曰玉
石同體而異名忠佞異名而同理求之於同則得其所以
異尋之於異則失其所以同出處同異之間交換忠佞之

境豈是皦然易明哉或有託佞以成忠或有假忠以飾佞
如楚之子綦後事雖忠初非佞也閭曰子綦諫楚初雖隨
述終致忠言此適欲幾諫非爲佞也子綦若不設初權後
忠無由得顯帝善閭對後上表曰臣聞爲國之道其要有
五一曰文德二曰武功三曰法度四曰防固五曰刑賞故
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荒狡放命則播武功以威之
人未知戰則制法度以齊之暴敵輕侵則設防固以禦之
臨事制勝則明賞罰以勸之用能闢國寧方征伐四剋北
狄悍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
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衆不能內逼又狄散居

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室家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是以
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爲邊患者良以儻忽無
常故也六鎮勢分倍衆不關玄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
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長城是築漢之孝武踵其前事
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傑所以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
長兵衆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理宜然也今故宜於六鎮
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即
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施却敵多置弓弩狄
來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
始必懲又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
人爲武士於苑內立征北六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以
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爲三軍一萬人專習弓射一萬人專
習刀楯一萬人專習騎稍修立戰場十日一習採諸葛亮
八陣之法爲平地禦敵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識旌旗之
節兵器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
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郡兵萬人各備戎作之具救臺北諸
屯倉庫隨近往來俱送北鎮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鎮與六
鎮之兵直至磧南揚威漠北狄若來拒與交戰若其不來
然後散分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若一夫
一月之功當二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二千人三十里二萬

人三百里則千里之地強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軍糧一月不足爲多人懷永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遊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發城觀敵以逸待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遣其利五也孝文詔曰比當與卿面論文詔問爲書問蠕蠕時蠕蠕國有喪而書不叙凶事帝曰卿職典文辭不論彼之凶事若知而不作罪在灼然若情思不至應謝所任對曰昔蠕蠕主敦崇和親其子屢犯邊境如臣愚見謂不宜弔帝曰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君則臣悅卿云不合弔慰是何言歟問遂免冠謝罪帝

曰蠕蠕使牟提小心恭慎同行疾其敦厚恐其還北必被謗誣昔劉準使殷靈誕每禁下人不爲非禮事及還果被譖愆以致極刑今書可明年提忠於其國使蠕蠕主知之是年冬至大饗群官孝文親舞於太后前羣臣皆舞帝乃長歌仍率群臣再拜上壽問進曰臣聞大夫行孝行合一家諸侯行孝聲著一國天子行孝德被四海今陛下敦行孝道臣等不勝慶踊謹上千萬歲壽帝大悅又議政於皇信堂問曰伏思太皇太后十八條之令及仰尋聖朝所行事周於百揆願終成其事帝曰刑法者王道所用何者爲法何者爲刑施行之日何先何後對曰刑制之會軌物齊

衆謂之法犯違制約致之於憲謂之刑然則法必先施刑
必後著帝曰論語稱冉子退朝孔子曰何晏也曰有政子
曰其事也如其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何者爲政何
者爲事對曰政者上之所行事者下之所綜後詔閭與太
常採雅樂以營金石又領廣陵王師出除鎮南將軍相州
刺史以參定律令之勤賜布帛粟牛馬等遷都洛陽閭表
諫言遷有十損必不獲已請遷於鄴帝頗嫌之雍州刺史
曹武據襄陽請降車駕親幸懸瓠閭表諫洛陽草創武既
不遣質任必非誠心帝不納武果虛詐諸將皆無功而還
車駕還幸石濟閭朝於行宮帝謂閭曰朕往年之意不欲決

征但兵士已集恐爲幽王之失不容中止遂至淮南而彼
諸將竝列州鎮至無所獲實由以一月日故耳閭曰古攻戰
法倍則攻之十則圍之聖駕親征誠應大捷所以無大獲良
由兵少故也今京邑甫爾庶事迫躬願陛下當從容伊瀍
使德被四海帝曰願從容伊瀍莫亦不少但未獲耳閭曰
司馬相如臨終恨不封禪今雖以介不賓然中州地略以
盡平豈可聖明之辰而闕盛禮帝曰荆揚未一豈得如卿
言也閭以江南非中國且三代之境亦不能遠帝曰淮海惟
揚州荆及衡陽惟荊州此非近中國乎及車駕至鄴孝文
頻幸其州館下詔褒揚之閭每請奔州以自效詔曰閭以

懸車之年方求衣錦知進志退有塵謙德可降號平北將
軍朝之老成宜遂情願徙授幽州刺史令存勸兼行恩法
竝舉閭以諸州罷從事依府置參軍於政體不便表宜復
舊帝不悅歲餘表求致仕優答不許徵為太常卿頻表陳
遜不聽又車駕南討漢陽閻上表諫求迴師帝不納漢陽
平賜閻璽書閻上表陳謝宣武踐阼閻累表遜位優詔授
光祿大夫金章紫綬使吏部尚書邢巒就家拜授及辭引
見東堂賜以肴羞訪之大政以其先朝儒舊告老求歸帝為
之流涕優詔賜安車几杖輿馬紺絲衣服布帛事從豐厚
百僚餞之猶羣公之祖二疎也閻進陟北芒上望關表以
示戀慕之誠卒于家諡文貞閻好為文章集四十卷其文
亦高允之流後稱二高為當時所服閻強果敢直諫其在
私室言裁聞耳及於朝廷廣衆之中則談論鋒起人莫能
敵孝之以其文雅之美每優禮之然貪褊矜慢初在中書
好言辱諸博士學生百餘人有所干求者無不受其賄及
老為二州乃更廉儉自謹有口牧之譽子元昌襲爵位遼
西博陵二郡太守閻弟悅篤志好學有美於閻早卒
趙逸字思群天水人也父昌石勒黃門郎逸好學夙成仕
姚興歷中書侍郎後為赫連屈丐所虜拜著作郎太武平
統萬見逸所著曰此豎無道安得為此言乎作者誰也速

推之司徒崔浩進曰彼之謬述亦子雲美新固宜容之帝
乃止歷中書侍郎赤城鎮將頗表乞免久乃見許性好墳
典白首彌勤年踰七十手不釋卷凡所著述詩賦銘頌五
十餘篇逸兄溫字思恭博學有同各為姚泓天水太守劉
裕滅泓遂歿於氏氏王楊難當留潘太武以溫為難當府
司馬卒于仇池令溫子琰字叔和初苻氏亂琰為乳母攜
奔壽春年十四乃歸孝心色養如孰之節必親調之皇興
中京師儉婢簡粟糶之琰遇見切責敕留輕批嘗送子應
翼州娉室從者於路遇得一羊行三十里而琰知之令送
於本處又過路旁主人設羊羹琰訪知盜殺卒辭不食遣
人買和刀得刺六和即命送還刃主刃主高之義而不受
琰命委之而去初為兗州司馬轉團城鎮副將還京為淮
南王他府長史時禁制甚嚴不聽越關葬於舊兆琰積四
十餘年不得葬二親及蒸嘗拜獻未曾不嬰慕卒事每於
時節不受子孫慶賀年餘耳順而孝思彌篤慨歲月推移
遷客無異乃絕鹽粟斷諸饋味食麥而已年八十卒遷都
洛陽子應等乃還鄉葬焉應弟煦字賓育好音律以善歌
聞於世位秦州刺史

胡叟字倫許安定臨涇人也世為西夏著姓叟少聰慧年
十三辯疑釋理鮮有屈焉學未師受披讀群籍再閱於目

皆誦焉好屬文既善典雅之詞又工鄙俗之句以姚氏將
衰遂入長安觀風化隱匿名行懼人見知時京兆韋祖思
少閱典墳多蔑時彥待叟不足叟拂衣而出祖思固留之
曰當與君論天人之際何遽返乎叟曰論天人者其亡久
矣與君相知何夸言若是遂歸主人賦韋杜二族一宿而
成時年十八矣其述前載無違舊美叙中世有協時事而
末及鄙黷人皆竒其才畏其筆叟孤飄坎壈未有仕路遂
入漢中宋梁秦二州刺史馮翊吉翰頗相禮接授叟末佐
不稱其懷未幾翰遷益州叟隨入蜀時蜀沙門法成率僧
數千人鑄丈六金像宋文帝惡其聚衆將加大辟叟聞之
即赴丹楊啓申其美遂免復還蜀法成遺其珍物價直千
餘匹叟一無所受後入沮渠牧犍牧犍遇之不重叟乃爲
詩示所知廣平程伯達其略曰群犬吠新客佞暗排踈賓
直途旣已塞曲路非所遵望衛惋祝鮪眄楚悼靈均何用
宣憂懷託翰寄輔仁伯達見詩謂曰涼州雖地居戎域然
自張氏以來號有華風今則憲章無虧何祝鮪之有叟曰
貴主奉正朔而弗淳慕仁義而未允吾之擇木夙在大魏
與子暫違非久闊也歲餘牧犍破降叟旣先歸魏朝廷以
其識機賜爵始復男家於密雲蓬室草筵唯以酒自適謂
友人金城宗舒曰我此生活似勝焦先志意所栖謝其高

矣文成時召叟及舒竝使作檄檄宋蠕蠕舒文秀於叟尋歸家不事產業常苦飢貧然不以爲恥養子字螟蛉以自給養每至貴勝門恒乘一犢牛弊韋袴褶而已作布囊容三四斛飲噉醉飽盛餘肉餅以付螟蛉見車馬榮華者視之蔑如也尚書李敷嘗遺以財都無所取初叟一見高允曰吳鄭之交以紵縞爲美談吾之於子以絃韋爲幽贄以此言之彼可無愧也於允館見中書侍郎趙郡李璨被服華靡叟貧老衣褐璨頗忽之叟謂曰李子今若相脫體上袴褶衣帽君欲作何許也譏其唯假盛服璨惕然失色叟少孤每言及父母則淚下若孺子雖春秋當祭之前則先

求旨酒美膳將其所知廣筭常順陽馮邛田文宗上谷侯法儁提壺執俎至郭外空靜處設坐奠拜盡孝思之敬時燉煌汜潛家善釀酒每節送一壺與叟著作佐郎博陵許赤武河東裴定宗等謂潛曰再三之惠以爲過厚子惠於叟何其怕也潛曰我怕給祭者以其怕於孝思也論者以潛爲君子矣順陽等數子稟叟將示頗涉文流高閭曾造其家遇叟短褐曳柴從田歸舍爲閭設濁酒蔬食皆手自辦然案其館宇卑陋園疇褊局而飯菜精潔醢醬調美見其二妾竝年衰跛眇衣布穿弊閭見其貧以衣物直十餘匹贈之亦無辭免閭作宣命賦叟爲之序密雲左右皆祗

仰其德歲時奉以布麻穀麥叟隨分散之家無餘財卒無子無家人營主凶事胡始昌迎殯之于家葬於墓次即令弟繼之襲其爵復始男武威將軍叟與始昌雖宗室性氣殊詭不相附其存往來乃簡及亡而收恤主厚議者以為非必敦哀踈宗或緣求利品秩也

胡方回安定臨涇人也父義周姚泓黃門侍郎方回仕赫連屈丐為中書侍郎涉獵史籍辭彩可觀為屈丐統萬城銘蛇祠碑諸文頗行於世太武破赫連昌方回入魏示為時知後為北鎮司馬為鎮脩表有所稱薦帝覽之嗟美問知方回召為中書博士賜爵臨涇子遷侍郎與太子少傅游雅等改定律制司徒崔浩及當時朝賢並愛重之清貧守道以壽終

張湛字子然一字仲玄燉煌深泉人也魏執金吾恭九葉孫為河西著姓祖質仕涼位金城太守父顯有遠量武昭王據有西夏引為功曹甚器異之嘗稱曰吾之臧子原也位酒泉太守湛弱冠知名涼土好學能屬文冲素有志仕沮渠蒙遜位兵部尚書涼州平拜寧遠將軍賜爵南浦男司徒崔浩識而禮之浩注易叙曰燉煌張湛金城宗欽武威承根三人皆儒者並有雋才見稱西州每與余論易余以左氏傳卦解之遂相勸為解注故為之解其見稱

如此湛至京師家貧不立操尚無虧浩常給其衣食薦爲
中書侍郎湛知浩必敗匿辭每贈浩詩頌多箴規之言浩
亦欽敬其志每常報答極推崇之美浩誅湛懼悉燒之閉
門却掃慶弔皆絕以壽終兄銑字懷義閑粹有才幹仕沮
渠蒙遜位建昌令性至孝母憂哀毀過人服制雖除而蔬
糲弗改崔浩禮之與湛等卒於征西參軍懷義孫通字彥
綽博通經史沈冥不預時事頓立李彪欽其學行與之遊
款及彪用事言於中書令李冲冲召見甚器重之太和中
徵中書博士中書侍郎永平中又徵汾州刺史皆不赴終
於家通四子徹麟儉鳳皆傳家業知名於世徹字方明位
侍中衛尉卿封西平縣公子敢之襲位太中大夫樂陵郡
守麟字嘉應位廣平太守儉字元慎位涼州刺史鳳字孔鸞
位國子博士散騎常侍甚立經異同評十卷爲儒者所稱
段承根武威姑臧人自云漢太尉頰九世孫也父暉字長
祚身八尺餘師事歐陽湯湯甚器愛之有一童子與暉同
志後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童子甚悅
謝暉曰吾太山府君子奉敕遊學今將歸損子厚贈無以
報德子後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爲好言終乘馬騰虛
而去暉乃自知必將貴仕乞伏熾盤爲輔國大將軍涼州
刺史御史大夫西海侯熾盤子慕末襲位政亂暉父子奔

吐谷渾慕容瓚內附暉與承報歸魏太武至長安人告暉
欲南奔云置金於馬轡中帝密遣視之果如告者言斬之
於市暴尸數日時有儒生京兆林白奴欽暉德音夜竊其
尸置之枯井女爲激淫張氏婦聞之乃向長安收葬承報
好學機辯有文思而性行踈薄有始無終司徒崔浩見而
竒之與同郡陰仲達俱被浩引以爲俱涼士文華才堪注
述言之太武竝請爲著作郎引與同事世咸重承報文而
薄其行甚爲燉煌公李寶所敬待浩誅承報與宗欽等俱
死

宗欽字景若金城人少好學有儒者風仕沮渠蒙遜爲中
書郎世子洗馬上東宮侍臣也太武平涼州入魏賜爵
樹男拜著作郎與高允書贈詩允荅書并詩甚相懇美在
河西撰蒙遜記十卷無足可稱

闕駟字玄陰燉煌人也祖京父玖竝有名於西土玖位會
稽令駟博通經傳聰敏過人三史羣言經目則誦時人謂
之宿讀注王胡易傳撰十三州志沮渠蒙遜甚重之常侍
左右訪以政事推益拜祕書考課郎中給文吏三十人典
校經籍刊定諸子三千餘卷牧犍待之彌重拜大行臺遷
尚書及姑臧平樂安王丕鎮涼州引爲從事中郎王薨遷
京師家甚貧不免飢寒性能多食一飯至三升乃飽卒無

後

劉延明燉煌人也父寶字子玉以儒學稱延明年十四就
博士郭瑀瑀弟子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
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延明遂別設一席謂弟子曰吾有
一女欲覓一快女婿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延明遂奮衣
坐神志湛然曰延明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延明後隱居
酒泉不應州郡命弟子受業者五百餘人涼武昭王徵為
儒林祭酒從事中郎昭王好尚文典書史穿落者親自補
苜蓿延明時侍側請代其事王曰躬自執者欲人重此典籍
吾與卿相遇何異孔明之會玄德遷撫夷護軍雖有政務

手不釋卷昭王曰卿注記篇籍以燭繼書白且且然夜可
休息延明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孔聖稱焉
延明何人斯敢不如此延明以三史文繁著略記百三十
篇八十四卷燉煌實錄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銘一卷
注周易韓子人物志黃石公三略行於世蒙遜平酒泉拜
秘書郎專管注記築陸沈觀於西苑躬往禮焉號玄處先
生學徒數百月致羊酒牧犍尊為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
以下皆北面受業時同郡索敞陰興為助教立以文學見
稱每巾衣而入太武平涼州士庶東遷夙聞其名拜樂平
王從事中郎太武詔諸年七十已上聽留本鄉一子扶養

延明時老矣在姑臧歲餘思鄉而返至涼州西四百里菲
谷窟疾卒太和十四年尚書李冲奏延明河右碩儒今子
孫沈屈未有祿潤賢者子孫宜蒙顯異於是除其一子爲
郢州雲陽令正光三年太保崔光奏曰故樂平王從事中
郎燉煌劉延明著業涼城遺文在茲如或愆釁當蒙數世
之宥况乃維祖逮孫相去未遠而今久淪阜隸不獲收異
儒學之士所爲竊歎乞敕尚書推檢所屬甄免碎役敦化
厲俗於是乎在詔曰太保啓陳深合勸善其孫等三家特
可聽免河西人以爲榮

趙柔字元順金城人也少以德行才學知名河右沮渠牧
犍時爲金部郎太武平涼州內徙京師厯著作郎河內太
守甚著信惠柔嘗在路得人所遺金珠一貫價直數百緡
柔呼主還之後有人遺柔錢數百枚者柔與子善明囑之
市有人從柔買柔索絹二十疋有商人知其賤與柔三十
匹善明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
遂與之搢紳之流聞而敬服隴西王源賀采佛經幽旨作
祇洹精舍圖偈六卷柔爲之注解爲當時俊僧所欽味又
憑立銘讚頗行於世子默字冲明武威太守

索敞字巨振燉煌人也爲劉延明助教專心經籍盡能傳
延明業涼州平入魏以儒學爲中書博士京師貴遊之子

皆敬憚威嚴多所成益前後顯達位至尚書牧守者數十人皆受業於敞敞以喪服散在衆篇遂撰此為喪服要記出補扶風太守在位清貧卒官時舊同學生等為請諡詔贈涼州刺史諡曰獻初敞之在涼州與鄉人陰世隆文才相友世隆至京師被罪徙和龍屈上谷困不前達士人徐能抑掠為奴敞因行至上谷遇見世隆對泣而別敞為訴理得免世隆子孟貴性至孝每向田芸耨早朝拜父來亦如之鄉人欽焉

宋繇字體業燉煌人也世仕張氏父僚張玄靚武興太守繇生而僚為張邕所誅五歲喪母事伯母張氏以孝聞八歲而張氏卒居喪過禮喟然謂妹夫張彥曰門戶傾覆負荷在繇不銜膽自厲何以繼承先業遂隨彥至酒泉追師就學閉室讀書晝夜不倦博通經史呂光時舉秀才除郎中後奔段業為中散騎常侍以業無遠略西奔涼武昭王歷位通顯家無餘財雖兵革間講誦不廢每聞儒士在門常倒屣出迎引談經籍尤明斷決時事亦無滯也沮渠蒙遜平酒泉於繇室得書數千卷鹽米數斛而已蒙遜歎曰孤不喜克李氏欣得宋繇耳拜尚書吏部郎中委以銓衡蒙遜將死以子牧犍託之牧犍以為左丞送其妹與平公主於京師太武拜繇河西王右丞相錫爵清水公及平涼

州從牧犍至京師卒謚恭公長子巖龍表爵改為西平侯巖
子蔭中書議郎樂安王範從事中郎卒贈咸陽太守蔭子
季預性清嚴居家如官位勃海太守子遊道遊道弱冠隨
父在郡父亡吏人贈遺一無所受事母以孝聞與叔父別
居叔父為奴誣以構逆遊道誘令返雪而殺之魏廣陽王
深北伐請為饋曹及為定州刺史又以為府佐廣陽為葛
榮所殺元徽誣其降賊收錄妻子遊道為訴得釋與廣陽
子迎喪返葬中尉鄺善長嘉其氣節引為殿中侍御史臺
中語曰見惡能討宋遊道孝莊即位除左兵中軍為尚書
令臨淮王彧護責遊道乃執版長揖曰下官謝王瞋不謝

王理即日詣闕上書曰徐州刺史元孚頻有表云偽梁廣
發士卒圍彭城乞增羽林二千以孚宗室重臣告請應實
所以量奏給武官千人孚今代下以路阻自防遂納在防
羽林八百人辭云疆境無事乞將還家臣忝局司深知不
可尚書令臨淮王彧即孚之兄子遣省事謝遠三日之中
八度逼迫云宜依判許臣不敢附下罔上孤負聖明但孚
身在任乞師相繼及其代下便請放還進退為身無憂國
之意所請不合其罪下科彧乃召臣於尚書都堂云卿一
小郎憂國之心豈厚於我醜罵溢口不顧朝章右僕射臣
世隆吏部郎中臣薛琰已下百餘人竝皆聞見臣實獻直

言云忠臣奉國事在其心亦復何簡貴賤比自北海入洛
王不能致身死難方清官以迎冀賊鄭先護立義廣州王
復建旗往討趣惡如流伐善何速今得冠冕百寮乃欲為
私害政為臣此言或賜怒更其臣既不佞干犯貴臣乞解
郎中帝召見遊道嘉勞之或亦奏言臣忝冠百寮遂使一
郎攘袂高聲肆言頓挫乞解尚書令帝乃下敕聽解臺郎
後除司州中從事時將還鄴會霖雨行旅擁於河橋遊道
於幕下朝夕宴歌行者曰何時節作此聲也固大癡遊道
應曰何時節而不作此聲也亦大癡後齊神武自太原來
朝見之曰此人是遊道邪常聞其名今日始識其面遷遊
道別駕後日神武之司州饗朝士舉觴屬遊道曰飲高歡
手中酒者大丈夫卿之為人合飲此酒及還晉陽百官辭
於紫陌神武執遊道手曰甚知朝貴中有憎忌卿者但用
心莫懷畏慮當使卿位與之相似於是啓以遊道為中尉
文襄執請乃以吏部郎中崔暹為御史中尉以遊道為尚
書左丞文襄謂暹遊道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
使天下肅然遊道入省劾太師咸陽王但太保孫騰司徒
高隆之司空侯景錄尚書元弼尚書令司馬子如官貨金
銀催徵酬價雖非指事贓賄終是不避權豪又奏駁尚書
違失數百條省中豪吏王儒之徒立鞭片之始依故事於

尚書省立門名以記出入早晚令僕已下皆側目魏安平
王坐事亡章武二王及諸王妃太妃是其近親者皆被徵
責都官郎中畢義雲主其事有奏而禁有不奏輒禁者游
道判下廷尉科罪高隆之不同於是反誣游道厲也挫辱
已遂枉拷羣令史證成之與左僕射襄城王旭尚書鄭述
祖等上言曰飾偽亂真國法所必去附下周上王政所不
容謹案尚書左丞宋游道名望本闕功績何紀屬永安之
始朝士亡散之人之際叨竊臺郎躁行諂言肆其姦詐空
識名義不顧典文人鄙其心衆畏其口出州入省歷忝清
資而長惡不悛曾無已諱毀譽由己憎惡任情比因安平

王事遂肆其褊心因公報隙與郎中畢義雲遞相糾舉又
左外兵郎中魏叔道牒云局內降人左澤等為京畿送省
令取保放出大將軍在省日判聽游道發怒曰往日官府
成何物官府將此為例又云乘前旨格成何物旨格依事
請問游道並皆承引案律對捍詔使無人臣之禮大不敬
者死對捍使者尚得死坐況游道吐不臣之言犯慢上之
罪口稱夷齊心懷盜跖欺公賣法受納苞苴產隨官厚財
與位積雖贓汙未露而姦詐如是舉此隅餘詐可驗今依
禮據律處游道死罪是時朝士皆忿為游道不濟而文襄
聞其與隆之相抗之言謂楊遵彥曰此真是鯁直大剛惡

人導彥曰壁豈畜狗本取其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狗詔付廷尉游道坐除名文襄使元景康謂曰卿早逐我向并州他經略不忍殺卿游道從至晉陽以為大行臺吏部又以為太原公開府諮議及平陽公為中尉游道以諮議領書侍御史尋以本官兼司徒左長史及文襄疑黃門郎溫子昇知元瑾之謀繫諸獄而餓之食弊襦而死棄屍路隅游道收而葬之文襄謂曰吾近書與京師諸貴論及朝士云卿僻於朋黨將為一病今卿真是重舊節義人此情不可奪子昇吾本不殺之卿葬之何所憚天下人代卿怖者是不知吾心也尋除御中中尉東萊王道習參御史

選限外投狀道習與游道有舊使令史受之文襄怒收游道辯而判之曰游道稟性獷悍是非肆已吹毛洗垢創疵人物往與郎中蘭景雲忿競列事十條及加推窮便是虛妄方共道習陵侮朝典法官而犯特是難原宜付省科游道被禁獄吏欲為脫枷游道不肯曰此令公命所著不可輒脫文襄聞而免之游道抗志不改天保元年以游道兼太府卿乃於少府覆檢主司盜截得鉅萬計姦吏反誣奏之下獄尋得出不歸家徑之府理事卒遺令薄葬不立碑表不求贈諡贈瓜州刺史武平中以子士素久典機密重贈儀同三司諡曰貞惠游道剛直疾惡如讎見人犯罪皆

欲致之極法彈糾見事又好察陰私問獄察情捶撻嚴酷
兗州刺史李子貞在州貪暴游道案之文襄以子貞預建
義動意將含忍游道疑陳元康爲其內助密啓云子貞元
康交游恐其別有請屬文襄怒於尚書都堂集百寮撲殺
子貞又兗州人爲游道生立祠堂像題曰忠清君游道別
効吉寧等五人同死有欣悅色朝士甚鄙之然重交游存
然諾之分麻官嚴整而時大納賄分及親故之艱賈者其
男女孤弱爲嫁娶之臨喪必哀躬親營視爲司州綱紀與
牧樂昌西河二王乖忤及二王薨每事經恤之與頓丘李
獎一面便定死交獎曰我年位已高會用弟爲佐史令弟
北面於我足矣游道曰不能旣而獎爲河南尹辟游道爲
中正使者相屬以衣恰待之握手歡譔元顥入洛獎受其
命出使徐州都督元孚與城人趙紹兵殺之游道爲獎訟
寃得雪文表爲請贈回已考一汎階以益之又與劉歊結
交託歊弟粹於徐州殺趙紹後劉歊伏法於洛陽粹以徐
州叛官軍討平之梟粹首於鄴市孫騰使客告市司得五
百匹後聽收游道時爲司州中從事令家人作劉粹所親
於州陳訴依律判許而奏之敕至市司猶不許游道杖市司
勒使速付騰聞大怒游道立理以抗之旣收粹尸厚加贈
遺李獎二子構訓居貧游道後令其求三富人死事判免

之凡得錢百五十萬盡以入構訓其使氣堂俟如此時人語曰游道獼猴面陸操科斗形意識不關見何謂醜者必無情構嘗因游道會客因戲之曰賢從在門外大好入宜自迎接為通名稱族弟游山游道出見之乃獼猴而衣帽也將與構絕構謝之豁然如舊游道死後構為定州長史游道第三子士遜為黑曹博陵王管記與典籤共誣奏構構於禁所祭游道而訴焉士遜書卧如夢者見游道怒已曰我與構恩義汝豈不知何共小人謀陷清直之士士遜驚跪曰不敢不敢旬日而卒游道每戒其子士素士約士慎等曰吾執法大剛數遭屯蹇性自如此子孫不足以師之

如許精靈千古已未
未見其比 是身死
生交情或難不肖竊
附斯美

諸子奉父言柔而謙遜士素沉密少言有才識稍遷中書舍人趙彥深引入內省參與機密歷中書黃門侍郎遷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恒領黃門侍郎自處機要近二十年周慎溫恭甚為彥深所重初祖珽知朝政出彥深為刺史珽奏以士素為東郡守中書侍郎李德林白珽留之由是還除黃門侍郎共典機密士約亦重善士官尚書左丞江式字法安陳留濟陽人也六世祖瓊字孟琚晉馮翊太守善虫蛇篆詁訓永嘉大亂瓊棄官投張軌子孫因居涼土世傳家業祖強字文威涼州平內徙代京上書三十餘法各有體例又獻經史諸子千餘卷由是拜中書博士卒贈

敦煌太守父紹興高允奏為秘書郎掌國史二十餘年以
謹厚稱卒於趙郡太守式少守家學數年中常夢兩人時
相教授及寤每有記識初拜司徒長史兼行參軍檢校御
史尋除符節令以書文昭太后尊號謚冊除奉朝請仍符
節令篆體尤工洛京宮殿諸門板題皆式書也延昌二年
三月式表曰臣聞伏羲氏作而八卦形其畫軒轅氏興而
靈龜龜彰其彩古史倉頡覽二象之文觀鳥獸之迹別荆文
字以代結繩用書契以維事宜之王迹則百工以叙載之
方冊則萬品以明迄於三代器體頗異雖依類取制未能殊
蒼氏矣故周禮入小史以保氏教國子以六書一曰指

事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蓋
是史頡之遺法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
或同或異時人即謂之籀書孔子脩六經左丘明述春秋
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言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別暨秦
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蠲四能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車
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
式頗有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於是秦燒經書滌除舊典官獄
繁多以趣約易始用隸書古又由此息矣隸書者始皇使
下杜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世人以邈徒隸即謂之隸
書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符書四曰蟲書

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八書八曰隸書漢興有尉律學復教以籀書又習八體試之課最以為尚書史書省字不正輒舉劾焉又有草書莫知誰始其形書雖無厥誼亦是一時之變通也孝宣時召通荅石頡讀者獨張敞後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於未央宮中以禮為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楊雄採以作訓纂篇及王新居攝自以運應制作大司馬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

繆篆所以幅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尚書

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即前代之古文矣後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五篆小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龔遂脩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敎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遂即汝南許慎古學之師也後慎嗟時人之好奇歎俗儒之穿鑿故撰說文解字十五篇首一終亥各有部屬可謂類聚羣分雜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論也左中即將陳留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為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後開鴻都

書畫奇能莫不雲集時諸方獻篆無出邕者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字詁究諸埤廣綴拾遺漏增長事類抑亦於文爲益者然其字詁方之許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陳留邳鄆淳亦與揖同博開古藝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有名於揖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西其文蔚煥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又有京兆韋誕河東衛覲二家並號能篆當時臺觀牌題寶器之銘悉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晉世義陽王典祠令任城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况趣附託許慎說文而按偶五年旬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也悅弟靜別放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漢作韻集五卷使宮商角徵羽各爲一篇而文字與尺便莫能曾衛音讀楚夏時有不同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造巧談辯士以意爲疑炫惑於時難以釐改乃曰追來爲歸巧言爲辯小免爲靚神虫爲蠶如斯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凡所關古莫不惆悵焉嗟夫文字者六籍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今今人所以識古臣六世祖瓊家世陳留往晉之初與從父兄俱受學於衛覲古篆之法倉雅方言說文之誼當時

北史及傳二十一
收善譽而祖遇洛陽之亂避地河西數世傳習斯業所以不墜也世祖太延中牧犍內附臣工祖文威杖策歸國奉獻五世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時蒙庭錄叙列於儒林官班文省家號世業暨臣聞矩識學庸薄漸漬家風有忝其顯是藉六世之資奉遵在考之訓竊慕古人之軌企踐儒明之轍求撰集古來文字以許慎說文為主及孔氏皆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三倉凡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二字石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者以類編聯文無復重統為一部其古籀奇惑俗隸體咸使班於篆下各有區別詁訓假借之誼僉隨文而

解音讀楚夏之聲竝逐字而注其所不知者則闕如也脫蒙遂許異省百氏之觀而同文字之域典書祕書所須之書乞垂敕給并學士五人嘗習文字者助臣披覽書生各五人專令抄寫侍中黃門國子祭酒一月一監誣議疑隱庶無紕繆所撰名目伏聽明旨詔曰可如所請并就太常翼兼教八書史也其有所須依請給之名目待書成重聞式於是撰集字書號曰古今文字凡四十卷大體依許氏說文為本上篆下隸正光中兼著作郎卒官贈巴州刺史其書竟未能成式兄子征虜將軍順和亦工篆書先是太和

後以隸迹見知於閭里者甚衆未有如崔浩之妙
論曰游雅才業亦高允之亞至於陷族陳竒斯所以絕世
而莫祀明根雅道儒風終受非常之遇以太和之盛有乞
言之重抑乃曠世一時肇旣聿脩克隆堂構正清梗旣顛
沛不渝辭爵主幼之年抗節臣權之日顧視羣公其風固
已遠矣高閭發言有章句下筆富文詞故能受遇累朝見
重明主桂冠謝事禮備懸輿美矣趙逸文雅自業琰加之
孝義可謂世有人焉胡叟顯晦之間優遊無悶亦一代之
異人歟胡方回張湛段承根鬪駟劉延明趙柔索敞皆通
涉經史才志不羣價重西州有聞東國故流播之中自技
泥滓人之不可以無能信也宋繇處屈能申終致顯達遊
道剛直自立任使為累江式能世其業亦足稱云

列傳第二十二

北史三十四

方洽 周益 周之冕 孫粹然 校正

列傳第二十三

北史三十五

王慧龍

玄孫

五世孫

鄭義

孫述祖
譯叔孫儼

從曾孫道邕
儼族孫偉

道邕子譯

王慧龍太原晉陽人晉尚書僕射愉之孫散騎常侍郎
 之子也幼聰慧愉以為諸孫之龍故名焉初宋武微時愉
 不為之禮及得志愉合家見誅慧龍年十四為沙門僧
 所匿因將過江津人見其行意忽疑為王氏子孫彬稱
 為受業者乃免既濟遂西上江陵依叔祖忱故吏荊州前
 中從事習辟強時刺史魏詠之卒辟強與江陵令羅脩前
 別駕劉期公士人王騰等謀舉兵推慧龍為盟主剋日襲

州城而宋武聞詠之卒亦惟江陵有緣遣其弟道規爲荊州衆遂不果羅脩等將慧龍又與僧彬北詣襄陽晉雍州刺史魚自宗之資給慧龍送度江遂奔姚興自言也如此姚泓滅慧龍歸魏明元引見與言慧龍請效力南討言終俯而流涕天子爲之動容謂曰朕方混一車書席卷吳會卿情計如此豈不能相資以衆乎然亦未之用後拜洛城鎮將鎮金墉會明元崩太武初即位咸謂南人不宜委以師旅之任遂停前授初崔浩弟恬聞慧龍王氏子以女妻之浩旣昏姻及見慧龍曰信王家兒也王氏世驢鼻江東謂之驢王慧龍鼻漸大浩曰真貴種矣數向諸公稱其美司

長孫嵩聞之不悅言於太武以其嗟服南人則有訕鄙國化之意太武怒召浩責之浩免冠陳謝得釋慧龍由是不調久之除樂安王範傳鎮并荆揚三州大中正慧龍抗表願得南垂自效崔浩固言之乃授南蠻校尉安南大將軍左長史及宋荊州刺史謝晦起兵江陵引慧龍爲援慧龍督司馬雷震等一萬人拔其思陵戍進圍項城晦敗乃班師後宋將王玄謨寇滑臺詔假慧龍楚兵將軍與安頡等同討之相持五十餘日諸將以賊盛莫敢先慧龍設奇兵大破之太武賜以劔馬錢帛授龍驤將軍賜爵長社侯拜滎陽太守仍領長史在任十年農戰並脩大著聲績招

攜邊遠歸附者萬餘家號為善政其後宋將到彥之擅道
濟頻頓淮潁大相侵掠慧龍力戰屢摧其鋒彥之與友人
蕭肅斌書曰魚目執頑鈍馬楚虜狂亡人之中唯王慧龍及韓
延之可為深憚不意儒生懦夫乃令老子誅之宋文縱反
問云慧龍自以功高而位不至欲引寇入邊因執安南大
將軍司馬楚之以叛太武聞曰此必不然是齊人忌樂毅
耳乃賜慧龍爾書曰義隆畏將軍如武欲相中害朕自知
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也宋文計即不行復遣刺客呂
玄伯購慧龍首二百戶男絹一千匹玄伯為反間來屏人
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有足刀玄伯叩頭請死慧
龍曰各為其主也吾不忍害此人左右皆言慧龍賊心未
已不殺玄伯無以創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
我且吾方以仁義為干鹵又何憂乎刺客遂捨之時人服
其實寬恕慧龍自以遭難流離常懷憂悸乃作祭伍子胥文
以寄意焉生一男一女遂絕房室布衣蔬食不參百事舉
動必以禮太子少傅游雅言於朝曰慧龍古之遺孝也撰
帝王制度十八篇號曰國典真君元年拜使持節寧南將
軍武牢鎮都副將未至鎮而卒臨沒謂功曹鄭暉曰吾竊
旅南人恩非舊結蒙聖朝殊特之慈得在壇場效命誓願
鞭屍吳市戮墳江陰不謂嬰此重疾有心莫遂非唯仰愧

國靈實亦俯軫后土脩短命也夫復何言身歿後之葬河
內州縣之東鄉依古墓而不墳足藏髮齒而已庶其魂而
有知猶希結草之報時制南人入國者皆焚其棺暉等申
遺意詔許之贈安南將軍荊州刺史謚穆侯夫人及將士
共於墓所起佛寺圖慧龍及僧彬像而讚之曰古伯感全
宥之恩留守墓側終身不去子寶興襲爵寶興少孤事母
至孝尚書盧遐妻崔浩女也初寶興與母及遐妻俱及浩謂
曰汝等將來所生皆我之自出可指腹為親及昏浩為撰
儀躬自監視謂諸客曰此家禮事宜盡其美及浩被誅盧
遐後妻寶興從母也緣坐沒官寶興亦逃避未幾得出盧

遐妻時官賜度斤鎮高車滑骨寶興盡書其姓名自出塞贖
之以歸州辟中從事別駕舉秀才皆不就閉門不交人事
龍襲爵封長社侯龍襲將軍卒子瓊襲爵瓊字世珍孝文賜
名馬太和九年為典寺令十六年降侯為伯帝納其長女
為嬪拜前將軍并州大中正始中為光州刺史有受納
響曾為中尉王顯所劾終得雪免神龜中除左將軍兗州刺
史去州歸京多年沈滯所居在司空劉騰宅西騰雖勢傾
朝野初不候之騰既權重吞并鄰宅增廣舊居唯瓊終不
肯與以此久見屈抑瓊女適范陽盧道亮不聽歸其夫家
女卒哀慟無已瓊仍葬之別所冢不即塞常於壙內哭泣

久之乃掩當時深怪之加以聾疾每見道俗乞丐無已造次見之令人笑愕道逢太保廣平王懷據鞍抗禮自言馬瘦懷即以誕馬并乘具與之嘗詣尚書令李崇騎馬至其黃閣見崇子世哲直問繼伯在否崇趨出瓊乃下崇儉而好以紙帖衣領瓊哂而掣去之崇小子青肫嘗盛服寵勢亦不足恨領軍元義使奴遺瓊馬瓊并留奴王誦聞之笑曰東海之風於茲墜矣孝昌三年除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令時瓊子遵業為黃門郎故有此授卒贈征北將軍中書監并州刺史自慧龍入國二世一身至瓊始有四子長子遵業風儀清秀涉歷經史位著作佐郎與司徒

左長史崔鴻同撰起居注遷右軍將軍兼散騎常侍感勞蠕蠕乃詣代京來拾遺文以補起居所闕與崔光安豐王延明等奏定服章及光為孝明講孝經遵業預講延業錄義並應詔作釋奠侍宴詩時人語曰英英濟濟王家兄弟轉司徒左長史黃門郎監典儀注遵業有譽當時與中書令陳郡袁翻尚書琅邪王誦並領黃門郎號曰三哲時政歸門下世謂侍中黃門為小宰相而遵業從容恬素若處丘園嘗著穿角履好事者多毀新履以學之以胡太后臨朝天下方亂謀避地自求徐州太后曰王誦罷幽州始作黃門卿何乃欲徐州也更待一二年當有好處分遵業兄

第並交游時俊乃爲當時所美及尔朱榮入洛兄弟在父
喪中以於莊帝有從姨兄弟之親相率奉迎俱見害河陰
議者惜其人才而譏其躁競贈并州刺史著三晉記十卷
子松年少知名齊文襄臨并州辟爲主簿累遷通直散騎
常侍副李緯使梁使還歷位尚書郎中魏收撰魏書成松
年有謗言文宣怒禁止之仍加杖罰歲餘得免除臨漳令
遷司馬別駕本州大中正孝昭擢拜給事黃門侍郎帝每
賜坐與論政事甚善之孝昭崩松年馳驛至鄴都宣遺詔
發言涕泗迄於宣罷容色無改辭吐諧韻宣訖號慟自絕
於地百官莫不感慟還晉陽兼侍中護梓宮還鄴諸舊臣
避形迹無敢盡哀唯松年哭必流涕朝士咸恐武成雖念
松年戀舊情切亦雅重之以本官加散騎常侍食高邑縣
幹參定律令前後大獄多柔焉兼御史中丞發晉陽之鄴
在道遇疾卒贈吏部尚書并州刺史謚曰平第二子劭最
知名

劭字君懋少沈默好讀書仕齊累遷太子舍人待詔文林
館時祖孝徵魏收陽休之等嘗論古事有所遺忘討閱不
能得問劭劭具論所出取書驗之一無舛誤自是太爲時
人所許稱其博物後遷中書舍人齊滅入周不得調隋文
帝受禪授著作佐郎以母憂去職在家著齊書時制秘私

撰史爲內史侍郎李元操所奏上怒遣收其書覽而悅之於是起爲負外散騎侍郎修起居注劭以上古有鑽燧改火之義近代廢絕於是上表請變火曰臣謹案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數變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也在晉時有人以洛陽火度江者世世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必災新所饗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輶令酒及炙肉用石炭木炭火竹火草火麻火火氣味各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伏願遠遵先聖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縱使百姓習久未能頓同尚食內廚及東宮諸王食廚不可不依古法上從之劭又言上有龍顏戴干之表指示羣臣上大悅賜物數百段拜著作郎上表言符命曰昔周保定二年歲在壬午五月五日青州黃河變清十里鏡澈齊民以爲已瑞改元年曰河清是月至尊以大興公始作隨州刺史歷年二十隋果大興臣謹案易坤靈圖曰聖人受命瑞必先見於河河者取濁未能清也竊以靈貺休祥理無虛發河清啓聖實屬大隋午爲鶉火以明火德仲夏火王亦明火德月五日五合天地數既得受命之辰允當先見之兆開皇初邵州人楊令懋近河得青石圖一紫石圖一皆隱起成文有至尊名下云八方天心永州又得石圖剖爲兩段有

楊樹之形黃根青葉汝水得神龜腹下有文曰天下楊興
安邑掘地得古鐵板文曰皇始天年賚楊鐵券王興同州
得石龜文曰天子延千年大吉臣以前之三石不異龍圖
何以用石石體久固義與上名符合龜腹七字何以著龜
龜亦久固兼是神靈之物孔子歎河不出圖洛不出書今
於大隋聖世圖書屢出建德六年亳州大周村有龍鬪白
者勝黑者死大象元年夏熒陽汴水北有龍鬪初見白氣
屬天自東方歷陽武而來及至白龍也長十許丈有黑龍
乘雲而至雲雨相薄乍合乍離自午至申白龍昇天黑龍
墜地謹案龍丑象也前鬪於亳州周村者蓋象至尊以龍

鬪之歲為亳州摠管遂代周有天下後鬪於熒陽者熒字
三火明火德之之盛也白龍從東方來歷陽武者蓋象至
尊將登帝位從東第入自崇陽門也西北昇天者當乾位
天門坤靈圖曰聖人殺龍龍不可得而殺皆感氣也又曰
泰姓商名宮黃色長八尺六十世河龍以正月辰見白龍
與五黑龍鬪白龍陵故泰人有命謹案此言皆為大隋而
發也聖人殺龍者前後龍死是也姓商者皇家於五姓為
商也名宮者武元皇帝諱於五聲為宮黃色者隋色尚黃
長八尺者武元皇帝身長八尺河龍以正月辰見者泰正
月卦龍見之所於京師為辰地白龍與黑龍鬪者亳州熒

陽龍鬪是也勝龍所以白者楊姓納音為商至尊又辛酉
歲生位皆在西方西方白色也死龍所以黑者周色黑所
以稱五者周閔明武宣靖凡五帝趙陳代越滕五王一時
伏法亦當五數白龍陵者陵猶勝也鄭玄說陵當為除凡
鬪能去敵曰除臣以秦人有命者秦之為言通也大也明
其人道通德大有天命也乾鑿度曰秦表戴干鄭玄注云
表者人形體之彰識也干盾也秦人之表戴干臣伏見至
尊有戴干之表益知秦人之表不爽毫釐坤靈圖所云字
字皆驗緯書又稱漢四百年終如其言則知六十世亦必
然矣昔宗周卜世三十今則倍之稽覽圖曰太平時陰陽

和合風雨會同海內不偏地有阻險故風有遲疾雖太平
之政猶有不能均惟平均乃不鳴條故欲風於亳亳者陳
留也謹案此言蓋明至尊昔為陳留公世子亳州摠管遂
受天命海內均同不偏不黨以成太平之風化也在大統
十六年武元皇帝改封陳留公是時齊國有祕記云天王
陳留入并州齊主高洋為是誅陳留王彭樂其後武元皇
帝果將兵入并州周武帝時望氣者云亳州有天子氣於
是殺亳州刺史紇豆陵恭至尊代為之又陳留老子祠有
枯栢世傳云老子將度世云待枯栢生東南枝廻指當有
聖人出吾道復行至齊枯栢從下生枝東南上指夜有三

童子相與歌曰老子廟前古枯樹東南枝如繖聖主從此去及至尊牧亳州親至祠樹之下自是相枝回抱其枯枝漸指西北道教果行考校眾事太平主出於亳州陳留之地皆如所言稽覽圖又云政道得則陰物變為陽物鄭玄注云葱變為韭亦是謹案自六年以來遠近山石多變為玉石為陰玉為陽又左衛園中葱皆變為韭上覽之大悅賜物五百段未幾劾復上書曰易乾鑿度曰隨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隨者二月卦陽德施行蕃決難解萬物隨陽而出故上六欲九五拘係之維持之明被陽化而欲陰隨從之也易稽覽圖坤六月有子女任政一年傳為復五月貧之從東北來立天起土邑西北地動星墜陽衛屯十一月神人從中山出趙地動北方三十日千里馬數至謹案凡此易緯所言皆是大隋符命隨者二月之卦明大隋以二月即皇帝位也陽德施行者明揚氏之德教施行於天下也蕃決難解者明當時蕃彰皆通決險難皆解散也萬物隨陽而出者明天地閒萬物盡隨揚氏而出見也上六欲九五拘係之者五為王六為宗廟明宗廟神靈欲命登九五之位帝王拘人以禮係人以義也拘人以禮係人以義此二句亦是乾鑿度之言維持之者明能以綱維持正天下也被陽化而欲陰隨從之者明諸陰

類被服楊氏之風化莫不隨從陰謂臣下也王用亨于西山者蓋明至尊常以歲二月幸西山仁壽宮也凡四稱隨三稱陽欲美隨楊丁寧之至也坤六月者坤位在未六月建未言至尊以六月生也有子女任政者言樂平公主是皇帝子女而為周后任理內政也一年傳為復者復是坤之一世卦陽氣初起言周宣帝崩後一年傳位與楊氏也五月貧之從東北來立貧之當為真人字之誤也言周宣帝以五月崩真人革命當在此時至尊謙讓而逆天意故踰年乃立昔為定州摠管在京師東北本而言之故曰真人從東北來立大起土邑者大起即大興城邑也西北地動星墜者蓋天意去周授隋故變動也陽衛者言楊氏得天衛助也七月神人從中山出者此卦動而大事作故至尊以十一月被授亳州摠管將從中山而出也趙地動者中山為趙地以神人將去故變動也北方二十日者蓋至尊從北方將往亳州之時停留二十日也千里馬者蓋至尊舊所乘騶馬也屯卦震下坎上震於馬為作足坎於馬為美脊是故騶馬脊有肉鞞行則先作弄四足也數至者言歷數至也河圖帝通紀曰形瑞山變矩衡赤應隨叶靈皇河圖皇參持曰皇辟出承元訖道無為安率被遂矩戲作術開皇色握神曰投輔提象不絕立皇後翼不

格道終始德優劣帝任政河典出叶輔嬉爛可述謹案凡
此河圖所言亦是大隋符命形瑞出變矩衡者矩法也衡
北斗星名所謂璿璣玉衡者也大隋受命形兆之瑞始出
天象則為之變動北斗主天之法度故曰矩衡易緯伏戲
矩衡神鄭玄注以為法玉衡之神與此河圖矩衡義同赤
應隨者言赤帝降精感應而生隋也故隋以火德為赤帝
天子叶靈皇者叶合也言大隋德合上靈天皇大帝也又
年號開皇與靈寶經之開皇年相合故曰叶靈皇皇辟出
者皇大也辟君也大君出蓋謂至尊受命出為天子也承
元訖者言承周天元終訖之運也道無為安率者安下脫
一字言大道無為安定天下率從被遂矩戲作術者矩法
也昔遂皇握機矩伏戲作八卦之術言大隋被服彼二皇
之法術也遂皇機矩語見易緯開皇色者言開皇年易服
色也握神日者言握持羣神明照如日也又開皇以來日
漸長亦其義也投輔提者言投授政事於輔佐使之提挈
也象不絕者法象不廢絕也立皇後翼不格者格至也言
本立太子以為皇家後嗣而其輔翼之人不能至於善也
道終始德優劣者言前東宮道終而德劣今皇太子道始
而德優也帝任政河典出者言皇帝親任政事而邵州河
濱得石圖也叶輔嬉爛可述者叶合也嬉興也言羣臣合

心輔佐以興政教爛然可紀述也所以於皇參持帝通紀
二篇大陳符命者明皇道帝德盡在於隋也上大悅以劭
至誠寵錫日隆時有人於黃鳳泉浴得二白石頗有文理
遂附其文以爲字復言有諸物象而上奏曰其大玉有日
月星辰八卦五岳及二麟雙鳳青龍朱雀騶虞玄武各當
其方位又有五行十日十二辰之名凡二十七字又有天
門地戶人門鬼門閉九字又有云非及一鳥其鳥皆人面
則抱朴子所謂千秋萬歲者也其小玉亦有五岳却非虬
犀之象二王俱有仙人玉女乘雲控鶴之象別有異狀諸
神不可盡識蓋是風伯雨師山精海若之類又有天皇大
帝皇帝及四帝坐鉤陳北斗三公天將軍土司空老人天
倉南河北河五星二十八宿凡四十五官諸字本無行伍
皆往往偶對於大玉則有皇帝日名並臨南面與日字正
鼎足復有老人星蓋明南面象月而長壽也皇后二字在
西上有月形蓋明象月也於次玉則皇帝名與九千字次
比兩揚字與萬年字次比隋與吉字正並蓋明長久吉慶
也劭復迴互其字作詩二百八十七篇奏之上以爲誠賜帛
千匹劭於是採人聞歌謠引圖書織緯依約符命摺撫佛
經撰爲皇隋靈威誌合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劭集
諸州朝集使洗手焚香閉目讀之曲折其聲有如歌詠經

涉旬朔徧而後罷上益喜賞賜優洽及文獻皇后崩劾復
上言佛經說人應生天上及上品上生無量壽國之時天
佛放大光明以香花妓樂來迎之如來以明星出時入涅槃
盤伏惟大行皇后聖德仁慈福善禎符備諸祕記皆云是
妙善菩薩臣謹案八月二十二日仁壽宮內再雨金銀之
花二十三日大寢殿後夜有神光二十四日卯時永安宮
北有自然種種音樂震滿虛空至五更中奄然如寐便即
升遐與經文所說事皆符驗臣又以愚意思之皇后遷化
不在仁壽大興宮者蓋避至尊常居正處也在永安宮者
象京師永安門平生所出入也后升遐後二日苑內夜有

鍾聲二百餘處此則生天之應顯然也上覽之且悲且喜
時蜀王秀以罪廢上謂劭曰嗟乎吾有五子三子不才劭
進曰自古聖帝明王皆不能移不肖之子黃帝二十五子
同姓者二餘各異德堯十子舜九子皆不肖夏有五觀周
有三監上然其言後上夢欲上高山而不能得崔彭捧腳
李盛扶肘乃得上因謂彭曰死生當與爾俱劭曰此夢大
吉上高山者明高宗大安永如山也彭猶彭祖李猶李老
二人扶持寔為長壽之徵上聞之喜見容色其年上崩未
幾崔彭亦卒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帝不忍誅劭上書曰
臣聞黃帝滅炎蓋云母弟周公誅管信亦天倫叔向戮叔

魚仲尼謂之遺直石蜡殺石厚丘明以為大義此皆經籍
明文帝王常法今陛下置此逆賊度越前聖謹案賊諒毒
被生靈者也古者同德則同姓德不同則異姓故黃帝有
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有四人唯青陽夷鼓與黃帝同為
姬姓諒既自絕請改其氏劭以此求媚帝依違不從後遷
祕書少監卒於官劭在著作將二十年專典國史撰隋書
八十卷多錄口敕又採迂怪不經之語及委巷之言以類
相從為其題目詞義敏雜無足稱者遂使隋代文武名臣
善惡之迹堙滅無聞初撰齊志為編年體二十卷復為齊
書紀傳二百卷及平賊記三卷或文詞鄙野或不軌不物
駭人視聽大為有識嗤鄙然其指摘經史謬誤為讀書記
三十卷時人服其精博爰自志學暨于暮齒篤好經史遺
略世事用思既專性頗恍惚每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
肉輒為樸從所噉劭弗之覺唯責責少數罰厨人厨人以
情白劭劭依前閉目伺而獲之厨人方免笞辱其專固如
此遵業弟廣業性沈雅涉歷書傳位太尉祭酒遷屬卒於
太中大夫贈徐州刺史子义有儀望以幹用見稱卒於南
鉅鹿太守廣業弟延業博學多聞頗有才藻位中書郎河
陰之役遂亡骸骨义無子贈齊州刺史延業弟季和位書
侍御史并州大中正贈華州刺史

鄭義字幼麟滎陽開封人魏將作大匠渾之八世孫也會
祖霽慕容垂太常卿父暉不仕娶長樂潘氏生六子粗有
志氣而義第六文學爲優弱冠舉秀才尚書李孝伯以女
妻之文成末拜中書博士天安初宋司州刺史常珍奇據
汝南來降獻文詔殿中尚書元石爲都將赴之遣義參石
軍事到上蔡珍奇率文武三百人來迎旣相見議欲頓軍
汝北未即入城義謂石曰機事尚速今珍奇雖來意未可
量不如直入其城奪其管籥據有府庫雖出珍奇非意要
以全制爲勝石從義言遂策馬徑入其城城中尚有珍奇
親兵數百人在珍奇宅內石旣克城意益憍怠置酒嬉戲

無警防之虞義勸嚴兵設備以待非常其夜珍奇果使人
燒府欲因救火作難以石有備乃止明日義齎白武幡安
慰郭邑衆心乃定明年又引軍東討汝陰宋汝陰太守張
超城守不下石攻之不克議欲還軍長社待秋擊之義白
今超驅市人命不延月宜安心守之超食已盡不降當走
而欲棄還長社超必脩城深漸多積新穀將來恐難圖矣
石不納遂旋師長社至冬復往攻超超果設備無功而還
歷年超死楊文長代戍食盡城潰乃克之竟如義策淮北
平遷中書侍郎延興初陽武人田智度年十五妖惑動衆
擾亂京索以義河南人望爲州郡所信遣乘傳慰喻義到

宣示禍福衆皆散智度尋見禽斬以功賜爵泰昌男孝文
初兼貞外散騎常侍寧朔將軍陽武子使於宋中山王叡
寵幸當世並置王官義為其傅是後歷年不轉資產亦乏
因請假歸遂盤桓不返及李冲貴寵與義昏姻乃就家徵
為中書令文明太后為父燕宣王立廟於長安初成以義
兼太常卿假棗陽侯具官屬詣長安拜廟建碑於廟門還
以使功仍賜侯爵出為西兗州刺史假南陽公義多所受
納政以賄成性又嗇嗇人有禮餉者不與杯酒鬻肉而西
門受羊酒東門沽賣之以李冲之親法官不之糾也酸棗
令鄭伯孫郵城令董騰別駕賈懷德中從事申靈度並在
任廉貞勤恤百姓義皆申表稱薦時論多之文明太后為
孝文納其女為嬪徵為祕書監太和十六年卒尚書奏諡
曰宣詔曰蓋棺定諡先典成式激揚清濁政道明軌義雖
宿有文業而政闕廉清尚書何乃情遺至公愆違明典依
諡法博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可贈以本官加諡文
靈長子懿字景伯涉歷經史位太子中庶子龍臺爵熒陽伯
懿閑雅有政事才為孝文所器過拜長兼給事黃門侍郎
司徒左長史宣武初以從弟思和同咸陽王禧逆與弟通
直常侍道昭俱坐總親出禁拜太常少卿出為齊州刺史
懿好勸課善斷決雖不清潔義然後取百姓猶思之卒贈

兖州刺史謚曰穆子恭業襲爵武定三年坐與房子遠謀
害齊神武伏誅懿弟道昭字僖伯少好學綜覽羣言兼中
書侍郎從征沔北孝文饗侍臣於縣瓠方丈竹堂道昭與
兄懿俱侍坐樂作酒酣孝文歌曰白日光天兮無不曜江
左一隅獨未照彭城王勰續曰願從聖明兮登衡會萬國
馳誠混日外鄭懿歌曰雲雷大振兮天門闢率土來賓一
正歷邢巒歌曰舜舞干戚兮天下歸文德遠被莫不思道
昭歌曰皇風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孝文又歌
曰遵彼汝墳兮昔化貞未若今日道風明宋弁歌曰文王
政教兮暉江沼寧如大化光四表孝文謂道昭曰自比遷
豫雖猥與諸才雋不廢詠綴未若今日遂命邢巒摛集叙
記當爾之年卿頻丁艱私母眷文席常用慨然尋正除中
書郎累遷國子祭酒廣平王懷爲司州牧以道昭與房正
卿元匡爲州都督道昭上表曰臣聞唐虞啟運以文德爲
本殷周創業以道藝爲先然則禮樂者爲國之基不可斯
須廢也伏惟大魏定鼎伊瀍惟新寶曆九服感至德之和
四垠懷擊壤之慶而春興爾閩吳阻化江湫先帝爰震武怒
戎車不息而傳鑾駐蹕留心典墳命故御史中尉臣李彪
與吏部尚書任城王臣澄等妙選英儒以崇學教澄等依
官置四門博士四十人其國子博士太學博士及國子助

教宿已簡置伏尋先旨意在速就但軍國多事未遑營立
自爾迄今垂將一紀學官彫落四術寢廢遂使碩儒耆德
卷經而不談俗學後生遺本而逐末進競之風寔由於此
矣伏惟陛下欽明文思之鑒洞遠垂心經素優柔墳籍屢
發中旨敦營學館房宇旣脩生徒未立臣往年平刑定律令
謬預議筵謹依準前脩尋訪舊事參定學令事訖封呈請
早敷施行使選授有依生徒可準詔褒美之而尚未允遂
道昭又表曰臣自往年以來頻請學令並置生員前後累
上未蒙一報當以臣識淺濫官無能有所感悟者也館宇
旣脩生房粗構博士見員足可講習雖新令未班請依舊

擢置國子學生漸開訓業使播教有章傳風不墜若若孔
廟旣成釋奠告始揖讓之容請俟令出下報還祕書監榮
陽邑中正出歷光青二州刺史復入為祕書監卒謚曰文
恭道昭好為詩賦凡數十篇其在二州政務寬厚不任威
刑為吏人所愛子嚴祖頌有風儀粗觀文史輕躁薄行不
脩士業孝武時御史中尉綦儁劾嚴祖與宋氏從姊姦通
人士咸取言之而嚴祖聊無愧色孝靜初除驃騎將軍左
光祿大夫鴻臚卿出為北豫州刺史還除鴻臚卿卒贈司
空公庶子仲禮少輕險有膂力齊神武嬖寵其姊火車以
親戚被昵擢為帳內都督掌神武弓矢出入隨從與任曹

俱好酒不憂公事神武責之曹懼潛通西魏為人糾告懼
遂謀逆事發火車欲乞哀神武避不見賴武明皇后及文
襄爭爲言故仲禮死而不及其家嚴祖更無子弟敬祖以
子紹元嗣紹元小字安都位太尉諮議趙郡太守卒子子
翻字靈雀少有器識學涉好文章齊武平末位司徒記室
參軍尋遇齊亡歷周隋遂不仕隱居滎陽三窟山傲誕不
自羈束或有所之造乘驢衣鞵破弊而往遠近欽其高名
皆謂有異狀觀者如堵及見形乃短陋不副所聞然風神
俊發無貴賤並敬服之納言楊素聞其名因使過滎陽迎
與相見言談彌日深加禮重及歸言之朝廷累徵不至終
於家子翻二弟子騰天壽俱仕隋子騰位蔣州司馬天壽
開府參軍並以雅素稱嚴祖弟敬祖起家著作郎鄭儼之
敗也爲鄉人所害子元禮字文規少好學愛文藻有名望
齊文襄引爲館客歷兼中書舍人南主客郎中太尉諮議
參軍長廣樂陵二郡守待詔文林館太子中舍人崔昂後
妻元禮姊也魏收又昂之妹夫昂嘗持元禮數篇詩示盧
思道乃曰省元禮比來詩詠亦曾不減魏收思道荅云未
覺元禮賢於魏收且知妹夫踈於婦弟元禮大象中卒於
始州別駕

敬祖弟述祖字恭文少聰敏好屬文有風檢爲先達所稱

譽歷位司徒左長史尚書侍中太常卿丞相右長史齊天
保中歷太子少保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兗州刺史時穆
子容爲巡省使歎曰古人有言聞伯夷之風貪夫廉懦夫
有立志今於鄭兗州見之矣遷光州刺史初述祖父爲兗
州於鄭城南小山起齋亭刻石爲記述祖時年九歲及爲
刺史往尋舊迹得一破石有銘云中岳先生鄭道昭之白
雲堂述祖對之嗚咽悲動羣寮有人入市盜布其父怒曰
何負吾君執之以歸首述祖特原之自是境內無盜百姓
歌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尚同述祖能鼓
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寤而寫得當時以爲絕
妙所在好爲山池松竹交植盛饋饌以待賓客將迎不倦
少時在鄉單馬出行忽有騎者數百見述祖皆下馬曰公
在此行列而拜述祖顧問從人皆不見心甚異之未幾被
徵終歷顯位及病篤乃自言之且曰吾老矣一生富貴足
矣以清白之名遺子孫死無所恨前後行瀛毅翼滄趙定
六州事正除懷兗光三州刺史又重行殷懷趙三州刺史
所在皆有惠政天統元年卒年八十一贈開府中書監北
豫州刺史謚曰平簡公述祖女爲趙郡王叡妃述祖常坐
受王拜命坐王乃坐妃薨後王更娶鄭道蔭女王坐受道
蔭拜王命坐乃敢坐王謂道蔭曰鄭尚書風德如此又貴

重宿舊君不得並之述祖子元德多藝術官琅邪太守述
祖弟導祖祕書郎贈光州刺史導祖弟順祖卒於太常丞
自靈太后豫政淫風稍行及元義擅權公為姦穢自此素
族名家遂多亂雜法官不加糾正昏宦無貶於時有識咸
以歎息矣義長兄白麟次小白次洞林次叔夜次連山並
恃豪門多行無禮鄉黨之內疾之若讎小白位中書博士
子胤伯有當世器幹孝文納其女為嬪位東徐州刺史卒
於鴻臚少卿謚曰簡子希雋未官而卒子道育武定中開
封太守希雋弟幼儒好學脩謹丞相高陽王雍以女妻之
位司州別駕有當官稱卒贈散騎常侍兗州刺史謚曰肅
幼儒亡後妻淫蕩克悖肆行無禮幼儒時望甚優其從兄
伯猷每謂所親曰從弟人才足為令德不幸得如此婦今
死復重死可為悲歎幼儒子敬道敬德俱仕西魏敬道位
巴開新三州刺史敬道子正則仕周復州刺史胤伯弟平
城廣陵王羽納其女為妃位東平原太守性猜狂使酒為
政貪殘卒贈南青州刺史長子伯猷博學有文才早知名
舉司州秀才歷太學博士領殿中御史與當時名勝咸申
遊款明帝釋奠詔伯猷錄義後為尚書外兵郎中典起居
注以軍功賜爵陽武子節閔帝初以舅氏超授征東將軍
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轉護軍將軍賜爵武城子元

象初以本官兼散騎常侍使梁前後使人梁武令其侯王
於馬射之日宴對申禮伯猷之行梁武令其領軍將軍臧
盾與之接議者以此貶之使還除南青州刺史在官貪暴
妻安豐王元延明女專為聚斂貨賄公行潤及親戚戶口
逃散邑落空虛乃誣陷良善云欲反叛籍其資財盡以久
已誅其丈夫婦女配沒百姓免苦聲聞四方為御史糾劾
死罪數十條遇赦免因以頓廢齊文襄作相每誠厲朝士
常以伯猷及崔叔仁為喻武定七年除太常卿卒贈驃騎
大將軍中書監兗州刺史子蘊太子舍人陽夏太守伯猷
弟仲衡武定中儀同開府中郎仲衡弟輯之司徒諮議齋
大寧中以軍功賜爵成臯男位金紫光祿大夫東濟北人
守肥城戍主卒贈度支尚書北豫州刺史輯之弟懷孝司
徒諮議齊大寧中仁州刺史洞林子敬叔滎陽邑中正漢
陽太守坐貪穢除名三籍字承宗徐州平東府長史籍弟
瓊字祖珍有強幹稱位范陽太守頗有聲華孝昌中第儼
寵要重贈青州刺史瓊兄弟雍睦其諸娣姒亦咸相親愛
閨門之內有無相通為時人所稱美子道邕

道邕字孝穆幼謹厚以清約自居年未弱冠涉歷經史父
叔四人並早歿昆季之中道邕居長撫訓諸弟有如同生
閨庭之中怡怡如也魏孝昌初解褐太尉行參軍累以戰

譯後之由是譯少為周文所親恒令與諸子遊集年十餘
歲嘗詣府司錄李長宗長宗於眾中戲之譯斂容謂曰明
公位望不輕瞻仰斯屬輒相翫狎無乃喪德也長宗甚異
之文寬後誕二子譯復歸本生周明帝時詔令事輔城公
是為武帝及帝即位為左侍上士與儀同劉昉恒侍帝側
譯時喪妻帝令譯尚梁安固公主及帝親摠萬機以為御
正下大夫頗被顧遇東宮建轉太子宮尹下大夫特被太
子親待時太子多失德內史中大夫烏丸軌每勸帝廢太
子立秦王由是太子恒不自安建德二年為聘齊使副後
詔太子西征吐谷渾增譯曰秦王上愛子也烏丸

勅上信臣也今吾此行得無扶蘇之事乎譯曰願殿下勉
著仁孝無失子道而已太子然之既破賊譯以功最賜爵
開國子後坐繫狎皇太子烏丸軌宇文孝伯等以聞帝大
怒除譯名官臣親幸者咸被譴太子復召譯戲狎如初因
曰殿下何時可得據天下太子悅而益昵之例復官仍拜
吏部下大夫及武帝崩宣帝嗣位超拜開府儀同大將軍
內史中大夫封歸昌縣公既以恩舊任遇甚重委以朝政
遷為史上大夫進封沛國公上大夫之官自譯始也以其
子善願為歸昌公元琮為永安縣男又監國史譯頗專權
時帝幸東京譯擅取官材自營私第坐除名劉昉數言於

功進至左光祿大夫太師咸陽王長史及孝武西遷從入
關除司徒左長史領臨洮王友賜爵永寧縣侯大統中行
岐州刺史在任未幾有能名王羅時為雍州刺史欽其善
政貽書盛相稱述先是所部百姓久遭離亂逃散殆盡道
邕下車之日戶止三千留情綏撫遠近咸至數年之內有
四萬家歲考績為天下最周文帝賜書歎美之徵拜京兆
尹及梁岳陽王蕭詵稱藩乃假道邕散騎常侍持節拜詵
為梁王使還稱旨進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時周文東討
除大丞相府右長史封金鄉縣男軍次潼關命道邕與左
長史孫儉司馬楊寬尚書蘇亮諮議劉孟良等分掌衆務
仍令道邕引接關東歸附人士并品其深才行而任用之撫
納銓叙咸得其宜後拜中書令賜姓宇文氏尋以疾免周
孝閔帝踐阼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子歷
御伯中大夫御正且華虞陝四州刺史頻歷數州皆有政
績入為少司空卒贈本官加鄭梁北豫三州刺史諡曰貞
子詡嗣歷位納言為聘陳使後至開府儀同大將軍邵州
刺史詡弟譯於隋文帝有翊贊功開皇初又追贈道邕大
將軍徐充等六州刺史改諡曰文

譯字正義幼聰敏涉獵羣書工騎射尤善音樂有名於世
譯從祖文寬尚周文帝元后妹魏平陽公主無子周文命

譯後之由是譯少為周文所親恒令與諸子遊集年十餘
歲嘗詣府司錄李長宗長宗於眾中戲之譯斂容謂曰明
公位望不輕瞻仰斯屬輒相翫狎無乃喪德也長宗甚異
之文寬後誕一子譯復歸本生周明帝時詔令事輔城公
是為武帝及帝即位為左侍上士與儀同劉昉恒侍帝側
譯時喪妻帝令譯尚梁安固公主及帝親捫萬機以為御
正下大夫頗被顧遇東宮建轉太子宮尹下大夫特被太
子親待時太子多失德內史中大夫烏丸軌每勸帝廢太
子立秦王由是太子恒不自安建德二年為聘齊使副後
詔太子西征吐谷渾太子陰謂譯曰秦王上愛子也烏丸

軌上信臣也今吾此行得無扶蘇之事乎譯曰願殿下勉
著仁孝無失子道而已太子然之既破賊譯以功最賜爵
開國子後坐繫狎皇太子烏丸軌宇文孝伯等以聞帝大
怒除譯名官臣親幸者咸被譴太子復召譯戲狎如初因
曰殿下何時可得據天下太子悅而益昵之例復官仍拜
吏部下大夫及武帝崩宣帝嗣位超拜開府儀同大將軍
內史中大夫封歸昌縣公既以恩舊任遇甚重委以朝政
遷內史上大夫進封沛國公上大夫之官自譯始也以其
子善願為歸昌公元琮為永安縣男又監國史譯頗專權
時帝幸東京譯擅取官材自營私第坐除名劉昉數言於

帝帝復召之顧待如初詔領內史事初隋文帝與譯有同
 學之舊譯又素知隋文相表有奇傾心相結至是隋文為
 宣帝所忌情不自安嘗在永巷私於譯曰久願出藩公所
 悉也敢布心腹少留意焉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欲求
 多福豈敢忘也謹即言之時將遣譯南征譯曰若定江東
 自非懿戚重臣無以鎮撫可令隋公行且為壽陽摠管以
 督軍事帝從之乃下詔以隋文為揚州摠管譯發兵俱會
 壽陽以伐陳行有日矣帝不念譯遂與御正下大夫劉昉
 謀引隋文入受顧託既而譯宣詔文武百官皆受隋文節
 度時御正中大夫顏之儀與宦者謀引大將軍宇文仲輔

政仲已至御坐譯知之遽率開府楊惠及劉昉皇甫績
 裘俱入仲與之儀見譯等愕然遂巡欲出隋文因執之於
 是矯詔復以譯為內史上大夫明日隋文為丞相拜譯柱
 國府長史行內史上大夫事及隋文為大冢宰摠百揆以
 譯兼領天官都府司會摠六府事出入卧內言無不從賞
 賜玉帛不可勝計每出入以甲士從拜其子元璿為儀司
 時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等作亂隋文愈加親禮進上柱
 國恕以十一死譯性輕險不親職務而贓貨狼籍隋文陰疎
 之然以其有定冊功不忍廢放陰敕官屬不得白事於譯
 譯猶坐聽事無所關預懼頓首求解職隋文覽喻之接以

恩禮及帝受禪譯以上柱國歸第賞賜豐厚進子元壽成
臯郡公元珣永安男追贈其父及亡兄二人並為刺史譯
自以被踈陰呼道士章醮以祈福助其婢奏譯厭靈道
帝謂譯曰我不負公此何意也譯無以對譯又與母別居
為憲司所劾由是除名下詔云譯嘉謀良策寂爾無聞
獄賣官沸騰盈耳若留之於世在人為不道之臣戮之於
朝入地為不孝之鬼有累幽顯無以置之宜賜以孝經令
其熟讀仍遣與母共居未幾詔譯參撰律令復授開府
州刺史請還療疾有詔徵之見於醴泉宮賜宴甚歡因
譯曰貶退已久情相矜愍於是顧謂侍臣曰鄭譯與朕同
生共死聞關危難興言念此何日忘之譯因奉觴上壽帝
令內史李德林立作詔書復爵沛國公位上柱國高頴戲
謂譯曰筆乾答曰出為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
筆上大笑未幾詔譯參議樂事譯以周代七聲發缺自大
隋受命禮樂宜新更脩七始之義名曰樂府聲調凡八篇
奏之帝嘉美焉俄拜岐州刺史歲餘復奉詔定樂於太常
帝勞譯曰律令則公定之音樂則公正之禮樂律令公居
其三良足美也尋還岐州開皇十一年卒年五十二諡曰
達子元壽嗣煬帝初立五等悉除以譯佐命元功詔追改
封譯莘公以元壽龍衣元壽歷位右光祿大夫右衛將軍大

業末為文城太守以城歸國瓊弟儼儼字季然容貌壯麗
初為司徒胡國珍行參軍因為靈太后所幸時人未知之
後太后廢蕭寶夤西征以儼為友及太后反政儼請使還
朝復見寵待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領尚食典御晝夜禁
中寵愛尤甚儼每休沐太后常遣閹童隨侍儼見其妻唯
得言家事而已與徐紇俱為舍人儼以紇有智數仗為謀
主紇以儼寵幸既盛傾身承接共相表裏勢傾內外城陽
王徽亦與之合當時政令歸於儼等遷散騎常侍車騎將
軍舍人常侍如故明帝崩事出倉卒天下咸言儼計介朱
榮舉兵向洛陽以儼紇為辭榮逼京師儼走歸鄉里儼從

兄仲明欲據郡起眾尋為其部下所殺與仲明俱傳首洛
陽子文寬從武帝入關西敬叔弟子恭燕郡太守孝昌中
因儼勢除衛尉少卿遷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卒後贈尚書
右僕射謚曰貞叔夜子伯夏位東萊太守卒贈青州刺史
伯夏弟謹字仲恭琅邪太守連山性嚴暴搃撻僮僕酷過
人理父子一時為奴所害斷首投馬槽下乘馬北逃其弟
二子思明驍勇善騎射被髮率村義馳追之及河奴乘馬
投水思明止將從自射之一發而中落馬墮流禽至家鬻
殺之思明弟思和並以武力自效思明位直閣將軍坐弟
思和同元禧逆徙邊會赦免卒後贈濟州刺史子先護少

有武幹莊帝居藩也先護得自結託及尔朱榮稱兵向洛靈太后令先護與鄭季明等守河梁先護聞莊帝即位於河北遂開門納榮以功封平昌縣侯廣州刺史元顥入洛莊帝北巡先護據州起義兵不受命莊帝還京進爵郡公歷東雍豫二州刺史兼尚書右僕射及尔朱榮死徐州刺史尔朱仲遠擁兵向洛詔先護與都督賀拔勝行臺楊昱同討之間京師不守先護部眾逃散因奔梁尋歸為仲遠所害孝武初贈使持節都督四州刺史子偉偉字子直少調儻有大志每以功名自許善騎射膽力過人尔朱氏滅後自梁歸魏及武帝西遷偉亦歸鄉里不求仕進大統三

年河内公獨孤信既復洛陽偉乃與宗人榮業糾合州里舉兵於陳留信宿聞眾有萬人遂拔梁州禽東魏刺史鹿永及鎮城守將令狐德并獲陳留郡守趙季和乃率眾西附因是梁陳開相次降款偉馳入關西周文帝與語歎美之拜北徐州刺史封武陽縣伯從戰河橋及解玉壁圍偉常先鋒陷陣侯景歸款周文命偉率所部應接及景叛偉亦全軍而還除滎陽郡守進爵襄城郡公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魏恭帝二年進位大將軍江陵防主都督十五州諸軍事偉性鷹鷂不遵法度睚眦之間便行殺戮朝廷以其有立義之效每優容之及在江陵乃專戮副

防主犯賓王坐除名保定元年詔復官爵天和六年為華
 州刺史偉前後莅職皆以威猛為政吏人莫敢犯禁盜賊
 亦為之休止雖非仁政然頗以此見稱卒於州贈本官加
 少傅都督司州刺史謚曰肅偉性吃少時嘗逐鹿於野失
 之遇牧豎問焉牧豎答之其言亦吃偉怒謂其效已遂射
 殺之其忍暴如此子大士嗣述祖族子雖有識尚操行清
 整仕至膠州刺史初齊文宣為太子納其女為良婦雖
 時為尚書郎趙郡李祖昇兄弟微相敬憚楊愔奏授雖趙
 郡太守祖昇兄弟具服至雞門投刺拜謁文宣聞之喜笑
 曰足得殺李家兒矣

論曰王慧龍拔難自歸問關夷嶮撫人督衆見憚嚴嚴
 珍寔有令子克播家聲松年之送終戀舊有古人風矣劭
 爰自幼童訖于白首好學不倦究極羣書措紳洽聞之士
 無不推其博物雅好著述久在史官既撰齊書兼備隋典
 好詭怪之說尚委曲之談文詞鄙穢體統煩雜直視南董
 才無遷固徒煩翰墨不足觀采經營符瑞雜以妖訛為河
 朔清流而乾沒榮利得不以道而頹其家聲惜矣鄭義機
 識明悟為時所許懿兄弟風尚俱有可觀故能竝當榮遇
 共濟其美述祖德業足嗣家聲嚴祖仲禮大虧門素幼儒
 令問促年伯猷以賄敗德道豈撫寧離散仁惠克舉譯實

受顧託適足為敗及帝遷明德義非簡在鹽梅之寄固有
收歸言追昔款內懷缺望恥居吳耿之末羞與絳灌為伍
事君盡禮既闕於夙心不愛其親處彰於物議格之名教
君子所深尤也儼名編恩倖取辱前載倖翻然豹變蓋知
撫之士乎

列傳第二十三

北史三十五

方洽周益周之冕孫粹然校正

